

晚清时期几首关于台湾的诗

周 庸

美丽富饶的台湾是祖国的宝岛。腐败的清王朝割让台湾，曾经引起人民的冲天怒火。当时的一些爱国诗人有不少诗篇反映这一史实。这些诗人是黄遵宪、陈玉树、倪在田、丘逢甲等。其中黄遵宪知道的人比较多。他的《台湾行》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和反抗（这首诗载于《人境庐诗草笺注》1957年版第245—247页）。这首诗一开始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，是中华民族子孙开拓的，诗中说：“我高我曾我祖父，艾杀蓬蒿来此土”，接着描写了台湾的富饶：“糖霜茗雪千亿树，岁课金钱无万数”，诗人愤怒地问道：“天胡弃我天何怒，取我脂膏供仇虏”，然后诗人描写了人民保卫和收复台湾的誓死决心：“亡秦者谁三户楚，何况闽粤百万户，‘一声拔剑齐击柱，今日之事民为

主，有不从者手刃汝’，以及‘人人效死誓成拒，万众一心谁敢侮’。就些句子大义凛然，今日读之仍能令人起舞。

丘逢甲是台湾人，他的诗大多是表述他怀台湾之情。如《春愁》“春愁难遣加看山，往事惊心泪欲潸。四百万人同一哭，去年今日割台湾。”又如《往事》：“往事何堪说，征衫血泪斑。龙归天外雨，鼉没海中山。银烛麝诗罢，牙旗校猎还。不知成异域，夜夜梦台湾。”情深意真，一字一泪，

这几位诗人的诗见于他们的诗集《后乐堂诗集》、《枯生松斋集》、《岭云海日楼诗钞》等，有些见于清人笔记中。今日台湾将回归，就些爱国诗人地下有知，亦当含笑庆贺。

从《十日谈》的遭遇谈起

方 达

对于有冤假错案，对书也有冤假错案。卜迦丘所著《十日谈》的遭遇就是一例。卜迦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的人文主义代表之一，他的《十日谈》是一部短篇小说集，以十个青年男女讲故事的引线串联而成。说的是1384年佛罗伦萨发生大瘟疫时，有十个青年男女为躲避瘟疫而相约逃往郊外农庄，每天以讲故事消磨时间，每天每人各讲一个故事，讲了十天，共一百个故事。故事的主题大半是揭露和讽刺天主教僧侣，歌颂人们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和追求。全书以讲故事的体裁写成，文章简练、生动而幽默。本来，此书是十四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代表作之一，它率先向中世纪封建主义发起

冲击，为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辟道路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，起了革命的作用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部世界名著却曾经在中国被戴上了“黄色”的帽子。罪状何在呢？就因为它歌颂和描写男女之间的性爱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：什么叫“黄色”？据说，“黄色”一词起源于十九世纪末，当时，有一家美国报纸，为了招徕读者，以一种黄色印版刊登低级庸俗的漫画，因而被称为黄色报纸。后来人们就把一切低级庸俗的东西，尤其是宣扬色情的东西统称为“黄色的”。那末，据此看来，《十日谈》是不是黄色的呢？绝对不是，因为它的主旨绝不是宣扬色情，而是歌颂正当的爱情，它本身流传

数百年的事实就是一个最好的辩护，一部毫无价值的下流作品能够传世不绝呢？不错，《十日谈》中对性行为的某些描写是比较“露骨”。然而，却绝不淫秽。它使用的风趣的隐喻和诙谐的“代名词”，其手法与我国古典名著《西厢记》和《牡丹亭》等有些类似，为什么卜迦丘非要这样写呢？这主要是为了向封建文艺开仗。封建文艺为了欺骗和麻痹人民。便大写其神，而且把人神化，宣扬禁欲主义。卜迦丘同封建主义文艺“对着干”，着意写人，写有血有肉的男女，使人们看到男女之欲是人的天性，是自然的，合理的；他还以尖利的笔锋剥去僧侣们身上道貌岸然的袈裟，揭露禁欲主义的虚伪，使人们看到僧侣也是人，也有一副肉血之躯，同样有着性的要求，他们只不过是使用更加狡诈的手段来满足自己性欲罢了。因此，我们说，他必须这样写。请设想，如果把这些所谓的不雅之笔删去，《十日谈》将会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呢？那准是一副面目可憎的癯三像，那就会同那些劝善式的封建文艺无大差别，或者是变成标语口号式的论说文，而绝不会是在世界各国流传不衰的文学珍品了。

关于《十日谈》这本书，下面想写一点由此而引起的感慨。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某些人有一种把“黄色”的概念扩大化的倾向。你看，裸体画是“黄色”的，文学作品中关于男女性爱的描写是“黄色”的，电影中拥抱接吻的镜头是“黄色”的，甚至芭蕾舞也是“黄色”的！大有一概禁止之势，好象人们一看这些东西就会迷失本性，变作淫娃荡妇，似乎立刻就要天下大乱了。就简直是少见多怪！

早在五十多年前，鲁迅先生就讽刺过这类少见多怪的落后观念，他写道：“一见短

袖子，立刻想到白臂膊，立刻想到全裸体，立刻想到生殖器，立刻想到性交，立刻想到杂交，立刻想到私生子。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。”为什么会就样呢？究其原因，无非是因为在中国的社会里封建主义的伦理观念太浓厚，任何东西一涉及“性”便视为“非礼”或“淫乱”。其实，这是绝顶的荒谬。明明是人之常情，为什么非要弄得如此神秘呢？同时，这也是绝顶的虚伪。试问，那些“圣人”和“正人君子”者流，他们哪一个不娶妻生子，更不要说“三妻四妾”了；他们哪一个做到了他们所要求于别人的那种“圣洁”。他们尊奉的是“可以那么做，但是不要那么说”的虚伪原则。正是在这种虚伪的封建伦理观念影响下，久而久之，性爱在中国人民的眼中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殊不知，人是一种好奇的动物。你越遮掩，他越想知道，求知不能，便付之想象。付之胡思乱想。诚然，时至今日，我们已有了长足的进步，不要说短袖子，就是短裙子怕也不会引起鲁迅先生的所说的那种“跃进”了。但是，也不可盲目乐观，眼前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，就种封建伦理观念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，不少的人还在以“民族习惯”，甚至“无产阶级思想”的美名，把它当作圣物而予以维护，稍有触犯，马上就会有各种帽子扣将过来，什么“黄色”、“低级”、“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”，等等。其实给别人扣这种帽子的人比资产阶级还腐朽。因为他所维护的是地道的封建主义货色。依我看，在这方面，也很有必要冲破“禁区”，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，把我们的思想从封建主义下解放出来。